

第一章 殺手重生成民女

清晨，天色剛剛亮起一絲光明，金秋就聽見父母起來了。

那一夜喪命齊王府，她以為一切都徹底結束了，可是沒想到她居然再次睜開眼，卻成為了別人！

她再也不是無影山的刺客阿金，而是京城一個普通人家的女孩，金秋。

「姊，妳又發什麼呆？怎麼病了一場整個人變得傻乎乎的？娘叫妳好幾聲了妳沒聽見嗎？」八歲的弟弟金元跑進她房間皺著眉頭看著她，「金秋！娘叫妳吃飯呢，回魂啦！」

「我聽見了。」金秋穿好鞋站起來，看著弟弟恍惚了片刻，前世她沒有家人，現在突然有了一個家，讓她既歡喜又矛盾。

無聲的笑了一下，她拿起梳子梳了頭，這才和金元一起出來，隨意去洗了把臉便進了廚房幫忙端飯。

方玉梅看著最近明顯不大對勁的女兒，扯起嘴角笑了笑說：「昨日裡東家賞了一些碎肉，我一早做了肉餅，一會兒妳多吃兩個，好好補補身子，瞧妳病了一場人都瘦了好些。」

金秋到這個家也十來天了，雖不能很快同他們親近起來，可看著眼前人朝她溫柔的笑，她心中頓時一片柔軟，點了點頭笑著低聲說：「多謝娘……」

方玉梅笑笑，女兒生病發燒了幾天，好不容易好了，卻不愛說話，天天坐著發呆，她急得要死，還以為好好的女兒燒成傻子了，這幾日逗著她多說了些話，不見她有傻氣這才放了心。

「一會兒妳吃完飯，把肉餅和籃子裡的雞蛋拿去給妳大姊，她剛小產完身子虛，妳去瞧瞧她，在那兒多待一會兒，那老婆子刻薄不肯好生照顧妳大姊，妳去幫妳大姊洗洗衣裳，收拾收拾屋子。」

金秋點頭，「知道了。」

吃完飯後，她在家收拾鍋碗，父親母親同時出門，弟弟自個兒去巷子裡的學堂讀書。

這個家，父親幫著一些富人家打理花園，母親則去幫廚，他們一個月的工錢連一兩銀子都不足。在京城裡生活，一家人吃穿就指望這點銀子，奶奶年邁還常常要看病吃藥，日子過的很是有些艱難。

金秋收拾妥當後看著籃子裡的十顆雞蛋和六個肉餅，無聲的歎了口氣，家裡就兩隻母雞下蛋，就這十顆雞蛋都攢了好幾天，早飯時金元還嘀咕好一陣子都沒吃蛋了，被爹罵了兩句不懂事，畢竟為了給大姊送雞蛋補身子，最近雞蛋連奶奶都沒得吃，怎麼輪得到他？

不過這個家真的是太窮了……她得想辦法上哪兒弄點銀子回來啊，好歹要讓家裡人不缺肉和蛋吃。

一邊想著，她一邊走出家門，路上，她看著街道上來往的過客，繁華的一切，恍若隔世一般，總覺得融不進這一切。

她死的時候，是燕國天和二十五年，齊王已經戰功赫赫回朝封王，重生醒來卻是

天和十八年，此時的她十歲，齊王也才十五六歲，正跟著幾位將軍遠在邊疆。不過……都過去了，上一世的事情，她和阿布的死，不過是這世間的規律罷了，勝者生，敗者死，所以也沒什麼好不甘心的。

為上一世的自己和阿布之死報仇？

她並不想，這輩子她只想平平淡淡的過日子。

她們和大姊一家都住在竹子街，在京城裡算是貧民住的街道，所以沒多久就到了大姊家門口，她抬手敲了敲陳舊的木門，片刻後裡頭傳來大姊的聲音——

「誰呀？」

「大姊，是我。」

片刻後門開了，金秋抬眼看見眼前的女子嚇了一大跳，愣了一下才張口問：「大姊，妳這是怎麼了？」

記憶裡的金夏容貌姣好，算一算如今不過才十七歲的年紀，可金秋看著此刻的她，一身暗紅色的舊布襖裙，臉色發黃眼底黑青，一看就是沒有休息好、保養好身子的樣子，再看看她此刻還繫著圍裙，圍裙上還有水跡，一看就知道剛才肯定在洗衣服！

金秋擁有原主的記憶，看見自從大伯父去世，大伯母改嫁後，金家人捧在手心的從姊小產了卻還被人如此刻薄，心底已然有了怨氣，臉色也難看了幾分，皺著眉問她，「大姊，妳臉色差得很，是沒睡好吃好？身子不舒坦了？還是那老婆子又欺負妳了？」

金夏見妹妹瞧出了些端倪，眼眶驟然發燙，卻急忙低頭遮掩著笑，將她拉進院子裡來，「沒有，身子沒有不舒坦，就是昨夜裡翻來覆去沒睡好。」

金秋將籃子遞給她，順勢拿出一個肉餅給她，「趕緊吃，娘一早做的，還熱著呢。」

金夏低著頭接過肉餅，背過身悄悄擦了擦眼角，將籃子放在臺階邊後轉過身剛想說什麼，就見小妹直直的盯著地上滿滿一盆的衣裳，她心頓時一跳，就聽見小妹開口了——

「那老婆子居然把全家人的髒衣裳都丟給妳洗？妳還在小月子裡呢！她也太不是東西了吧。」金秋回頭看著大姊又問：「那混蛋呢？老婆子這麼欺負妳，他都不管嗎？」

金夏立即放下肉餅過來拉著她的手臂朝她直搖頭，「別一口一個老婆子混蛋的，被人聽見不好，不過是些衣裳，我洗了就是了，不礙事兒的……」

金秋緊緊皺眉，「妳還在小月子裡怎麼能碰水？更何況如今已經初冬了，水冰涼刺骨，這麼給他們洗衣裳，妳身子怎麼受得了？」她說著一把將她的圍裙扯下來扔在地上，「既然這混蛋家裡不願意照顧妳，那妳就跟我回家去，別在這兒受欺負了！」

金夏急得掉眼淚，使勁的搖頭，「小妹妳別鬧了，不過都是些小事我忍忍就是了，還在月子裡的女人怎麼能回娘家住呢？會給娘家帶去晦氣的！」

「我不信這些！更不能眼睜睜的看著妳在這兒受欺負！」

從姊才十七歲的年紀，如花似玉的容貌，就因為嫁錯了人，受了委屈折辱，明明

有一肚子的苦水也強行往自己肚子裡嚥，對娘家人都不敢說，就是怕帶累娘家名聲，更不想叫家裡人擔心才這般隱忍。

前世，她雖活在刀尖血光裡，也受傷也流淚，可總有鬆口氣，靠在樹下悠然飲酒的時光，如今看著從姊年紀輕輕卻難掩滄桑，困在這個院子裡，守著一家子禽獸不如的東西，將終生不得自由，她心中不禁悲憤又鬱悶。

金夏擦擦眼淚朝金秋安撫的笑。

見她那麼為難，金秋無奈歎口氣拉著她進屋，「那妳進屋躺著，這些髒東西我來洗。」

金夏含淚笑著戳戳她腦門，「小丫頭，年紀漸長，脾氣也越來越大了妳……」

兩人正要往屋裡去，門口處傳來張同不耐煩的聲音，「吵什麼吵，吵得大爺連個覺都睡不好！」

這一刻金秋明顯感覺到大姊身子猛然一顫，像是驚弓之鳥一樣，她眉頭頓時緊皺，抬眼看向不遠處那個混蛋姊夫，抿唇不語。

金夏小心翼翼的朝張同笑笑，「相公，不是旁人，是小妹給我送雞蛋來了。」

張同一身灰色衣裳，雙手環胸吊兒郎當的靠在門口處，平平無奇的臉上，那雙眼鄙夷的看了看金秋，口氣嘲弄地道：「我當是誰呢，原來是小妹來了，還送了雞蛋來呀，妳說妳家裡都夠不容易了，還送東西來真是為難你們了……」

他說著從屋裡出來，走到臺階處彎腰將那籃子提起來了，掀開布一看只十顆雞蛋頓時噗嗤一聲笑了，輕蔑的看著金秋。

「我說小妹啊，就這十顆雞蛋還值得妳專門跑一趟，姊夫家不是買不起。」說著，他將籃子放在地上，卻故意放在臺階邊，他一鬆手整個籃子就從臺階上滾了下來，登時籃子裡的雞蛋、肉餅，全都滾出來碎爛一地！

「哎呀，雞蛋……」金夏立即彎腰去撿，可雞蛋碎完了，肉餅也沾了灰，她心疼得直掉淚，看了看張同，咬著唇硬是不敢說什麼。

張同卻對著金秋呵呵直笑，「不好意思啊小妹，實在是手滑了！」

金秋冷冷的盯著他，滿面陰沉，「你明明就是故意的，當我瞎了嗎？」

張同翻了翻白眼，不屑一顧，「小妹小小年紀，看花眼也是有的，姊夫不跟妳計較。」

金秋眯了眯眼瞳，垂在身側的指尖輕輕摩挲著，手真的很癢，真的很想殺人啊！

張同懶得理會小丫頭，雙手背在身後走下臺階，見著金夏含淚將地上的肉餅撿起來又放在籃子裡，滿眼嫌棄的一腳將籃子踢得遠遠的，怒吼道：「什麼豬食也要撿？滾開！少擋大爺的道！」

在小妹面前，這個畜生居然越來越肆無忌憚，那可是叔叔嬸嬸他們省下來的口糧，他卻說是豬食……金夏縱然懦弱了些，此刻被逼急了，也生出一股勇氣，站起來就朝張同哭喊，「那是嬸嬸親手給我做的！你不吃我吃，你憑什麼踢！」

張同見妻子竟然敢當著旁人的面跟他頂嘴，落他身為男人的威風，抬手毫不猶豫一個巴掌甩過去，啪的一聲脆響，金夏嘴角都被打出了血，整個人一下子跌在地上！

「憑什麼？就憑這個家是大爺我做主！哼，下次若還敢跟我頂嘴，打斷妳的腿！」金夏跌坐在地上哭著，嘴角的血刺痛了金秋的雙眼。

大姊這般挨打，肯定不是第一次了！

「你這個混蛋！」她看著張同得意離去的背影，拳頭慢慢握起，瞳孔一縮，抬腳便踹了過去！

金秋想起當年她在無影山，山主訓練他們時，說過的那些話——

不聽話的，想逃跑的，就打。打一次還倔強的，還想逃的，還不服的，繼續打。一次比一次打得狠，一次比一次打得痛，早晚，能打老實了。

現在她是有正經戶籍的平民，殺人是不行，可教訓一下禽獸畜生，她還是敢的，也好叫這畜生明白，她大姊不是沒娘家人撐腰，更不是他能隨意欺負，想打便打的！

「啊！」張同背後慘遭一腳重踹，整個人措不及防狠狠的摔了下去，霎時摔了個狗吃屎，他大叫著，臉蹭到了地上的碎石子，傳來火辣辣的痛，血珠都冒出來了，半個身子更是摔得痛麻，齙牙咧嘴睜眼一瞧，就見那十歲的小丫頭冷著一雙眼緊抿著唇盯著他，他怒聲大叫著，「死丫頭妳瘋了！妳敢踹我，信不信我弄死妳！」金秋將辮子往肩後一甩，彎腰撈起牆角的磚頭，緩緩走到他身前，勾唇朝他森然一冷笑，什麼話也不說便高高舉起了手中的磚狠狠砸了下去！

「啊！」

磚塊拍下去砸到張同手上那一刻，金秋好似聽見了嘎崩一聲輕響，張同那隻被砸到的手，好像有一根手指頭詭異的伸不直……

她目光停了片刻，挑眉默不作聲的將磚扔在了一旁，緩緩的站起身來。

「啊……我的手啊……」張同淒慘的大叫著，連呼吸都是痛的，他抓著那隻斷了手指的手，死了娘一樣的朝著金秋大吼大叫，「死丫頭！妳把我手指頭砸斷了！老子要殺了妳！」

「那你來殺啊，我就在這兒站著呢！」金秋冷笑著，「不過是斷了一根手指而已，又不是斷了你一條手臂，瞧你那死了娘的樣子，還是不是男人？不是說要把我大姊的腿打斷嗎？你站起來打呀，我倒想看看你究竟有沒有那個膽子！」

張同齙牙咧嘴怒瞪著金秋，想不通平時看著這個小丫頭倒也不像是個膽大的，今天怎麼就突然瘋了，竟然敢拿磚頭把他手指頭砸斷，可看她那股狠勁，他一時居然不敢動。

金夏已經徹底嚇傻了，她張大了嘴巴，恐懼的看著張同被妹妹砸斷的手指，雙手止不住的顫抖，回過神來後一把將金秋拽到身前，害怕的壓低聲音哭著說：「小妹！妳今日是怎麼了，妳膽子怎麼能這麼大？妳居然敢去打他，這下他手指頭斷了，他一定不會善罷甘休的！這下怎麼辦？回頭要怎麼和叔叔嬸嬸說啊……」

金秋安撫的對她笑，「大姊別怕，天沒塌，不過一個混蛋，我打就打了。況且爹娘知道妳在婆家過得不好也是總憂心念叨的，事情既然已經這樣了，妳進去收拾一下衣裳，先跟我回家。」

金夏搖頭，眼淚嘩嘩往下流，「我不能回去，妳走，妳先回家，我跟他賠罪，求

他原諒……」

「大姊！妳別傻了！」金秋無奈的看著眼前的傻姑娘，緊緊攥著她的手，「妳心裡明明知道妳就算跪下去跟他磕頭，他也不會善罷甘休的，既然如此妳又何必留在這裡受他們折磨，他不是良人，他娘更不是好東西，妳信不信我前腳走，他後腳能打死妳？所以我不會再讓妳留在這裡被他們欺負的，妳趕緊進屋收拾衣裳跟我回去！」

金秋推著金夏讓她進屋去，金夏看著張同在一旁咒罵不止，絕對不會輕易放過她們的那個樣子，咬了咬牙決定回去先跟叔叔嬸嬸商量了再說。

她的確不能留在這裡，要不然等那老婆子回來她真能被打死。

張同見狀更是怒不可遏，「小賤人，妳以為走了就沒事了嗎？我這手指絕不是白白斷的！妳給我等著，等我娘回來，定要妳全家給我磕頭賠罪！」

金秋冷冷睨著他，「張同，你還要不要臉？你多大的人了，有點屁事就等著你娘給你撐腰，你還沒斷奶嗎？」

「我……妳……」張同氣得跳起來就想打過來，可猛然一動，手痛得撕心裂肺，臉都扭曲了，只得在那裡罵，「妳給我等著，我不會放過妳的！」

金秋冷嗤了聲，回頭拉著收拾好的大姊就走。

張同抱著手看著跨出門檻的姊妹兩個，大吼道：「金夏妳這個賤人，今兒妳要是走了，這輩子都別想再回來！」

剛剛張同又是喊又是罵的，早就引來了街坊圍在外頭看熱鬧，金夏看見門外站了這麼多人，因為張同的話議論紛紛，又是氣又是羞，哭得抬不起頭來，金秋卻眉頭一皺，彎腰從地上撿起拳頭大一個石頭，轉身就砸了過去！

石頭直直飛過去，砰一下砸到了張同不停咒罵的嘴上，只聽他又一聲慘叫，人又被砸倒在地了，滿嘴都是血。

金夏見狀更是慌張害怕，急忙就要拉著金秋趕緊離開，金秋卻一腳踏在張家門檻上，朝著裡頭的張同冷笑道：「就你家這個畜生窩，趕明兒就是你跪著叫我大姊祖奶奶，她也不會再入你家門半步，免得髒了腳！」

圍觀的人看著平日裡文文靜靜的金家兩姊妹，今日又是打人又是裹包袱的真走了，像是要和張家斷了關係，又看著張家院子裡張同被砸掉了一顆門牙，滿嘴血沫倒地哀號的模樣，紛紛嘖嘖稱奇，更有不少人私下議論，張同這是報應不爽，活該被揍。

回家路上，金夏的眼淚就沒斷過，金秋則是一副沒事人的樣子。

路走到一半，金秋突然停下，哎呀叫了一聲，嚇得金夏臉都變了，顫著聲兒問：

「又怎麼了……妳別嚇我……」

金秋愣了一下，低聲笑起來，「雞蛋籃子忘在那混蛋家裡了……」

金夏氣得一跺腳，「都什麼時候還惦記雞蛋籃子，事兒大了妳知不知道！」

金秋笑著安撫大姊，「別怕別怕，事兒鬧大了更好，趁此機會跟那畜生和離，就憑大姊的容貌，還害怕將來尋不到個老實可靠的姊夫嗎？」

和離……成婚一年來，張同母子看不起她家窮，她在張家沒少挨打受委屈。金夏作夢都想跟張同和離，只是一直不敢說出口，怕叔叔嬸嬸為難。

如今聽妹妹這麼一說，金夏的心再次激烈跳了起來，眼神也多了幾分希冀，只是她很瞭解張家母子，擔憂依然存在，她緊緊握著金秋的手，「小妹……跟張家和離，先不說奶奶和叔叔嬸嬸答不答應，單單妳打了張同，那老婆子肯定會揪著不放，和離怕是不容易……」

金秋看著大姊眼神，知道她怕是早就受夠了在張家的生活，就拍拍她的手，對她瀟灑一笑，「大姊放心，不管再難，這一次家裡人都不會再讓妳回張家受罪了。和離，一定能成！」只是大姊的擔心也沒錯，她今日行事衝動魯莽了些，回頭免不了被爹娘訓斥，不過這都不重要，只是不知道接下來張家會出什麼招，肯不肯寫下和離書……

片刻後金秋就甩了甩頭，其實這些事都不需太多擔心，畢竟就張同那個欺軟怕硬的廢物，若真不肯寫，到時候拿把菜刀橫在他脖子上看他還敢不寫！

反正只是不能殺人，真惹急了妳，偷偷的把人打殘打傷，毒啞毒聾那還不是小事一樁……不過這些法子到底不夠正派，不到逼不得已，還是穩妥點吧，畢竟，她已經不是殺手阿金了，行事別想再肆無忌憚了。

回到家，姊妹倆就見到坐在院裡曬太陽的金家老太太。

看著相偕回來的兩姊妹，老大哭得眼睛腫著，老小瞪著眼珠子直勾勾的看著自己，金老太太就問：「小夏不是還在坐小月子嗎？怎地哭著回來了？」

金夏聞言眼淚又止不住的往下掉，坐下來趴在了老太太腿上嗚嗚哭，金秋卻眯眼一笑說：「沒事兒奶奶，我不過是打斷了那張同的手指而已，小事一樁。」

金老太太一聽差點驚得跳起來，把老骨頭都顛散了，聲兒都變了，「妳說啥？」

天黑了，院門外頭吵鬧叫罵了大半天的張家母子也回去了，清冷的月色籠罩了下來。

金家一家人圍在飯桌前，除了金秋和金元外，其他人皆是一臉愁容，特別是金老太太。

她手裡的拐杖在地上無奈的敲了敲，歎口氣說：「這下可怎麼辦，小秋砸斷了張同手指頭不說，還砸掉了人家一顆門牙，且不說小夏以後還回不回去過日子，單就張家要的三十兩醫藥錢，咱家上哪兒去弄啊？」

金秋嗤之以鼻，「奶奶，就他那種畜生的門牙值三十兩嗎？」

金老太太的拐杖在地上敲得梆梆響，氣得想去敲她腦袋，「那姓張的骨頭斷了牙掉了，就算他先對妳大姊動手，可妳也把人打得太狠了，就算是鬧上公堂去，咱也撈不著什麼便宜！」

金大冬無奈的看了眼女兒和侄女兒，給了定論，「事已至此，多說已無用，就按小秋說的，趁此機會讓小夏和張家和離。至於銀子的事兒，我去尋里正說說好話，明日請里正去張家說和一番，看看能否少給些銀子，咱家也著實沒那麼多……」

他說完就踩著夜色出門去了。

方玉梅看著一直掉淚的侄女兒，拍拍她手，勸慰道：「小夏別擔心，銀子的事兒，咱們慢慢想辦法……」

金夏嗚嗚的哭，「嬸嬸，我知道家裡沒多少錢，張家要三十兩呢，把我賣了也賣不到三十兩啊……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你們……」

方玉梅心裡雖然煩憂，可卻還是安慰著她，「說什麼傻話呢，銀子再給不起，叔嬸就算是砸鍋賣鐵，也絕不會再叫你回去張家過苦日子了，不然怎麼對得起你爹的託付……」

坐在一旁的金秋低著頭，心裡無聲的歎氣，不就是三十兩銀子，又不是三萬兩，看把他們愁的，她有辦法！

深夜，姊妹倆共睡一張床，金秋一直閉著眼等大姊徹底睡熟再去辦重要的事兒，可誰知道大姊一直翻來覆去的睡不安穩，沒等到大姊睡著，她倒是先迷糊上了。不知過了多久，她渾渾噩噩之間好像聽見一些細小的動靜，一睜開眼，就看見昏暗的屋裡，金夏居然在房梁上掛了繩子想要懸梁自盡！

「大姊！」金秋一個激靈驚醒，從床上光著腳跳了下去，一把將金夏從椅子上拽了下來，「你瘋了嗎？你居然想尋死？」

金夏一下子跌坐在地上，捂著嘴嗚嗚的哭起來，「這是最好的辦法了……我知道咱家根本拿不出三十兩銀子，與其看著叔嬸為了我為難奔走，不如我自己了結了算了……到時候，你們就把我的屍體抬去張家門口，他們眼看著把我逼死了，就不敢再逼著要銀子了，家裡也就不用再為難了……」

金秋氣得心口疼，這個傻大姊！幸虧她警覺醒過來了，不然今夜可要出大事！她明白對於窮苦人家來說三十兩銀子是一座翻不過的大山，大姊是被張家給逼得走投無路了才會有這樣的行為，也沒有罵她，只是無奈歎口氣，坐在她身邊輕聲勸說：「大姊，別犯傻了，死是解決不了問題的，反而還會讓家裡人傷心欲絕，你也不想想奶奶多大歲數了，你要是這麼去了，她能扛得住嗎？」

金夏聞言將頭埋在手掌中嗚嗚的低聲又哭了起來。

金秋實在是被她要自盡的念頭嚇到了，拍拍她肩膀，眼神幽亮，「大姊別哭了，不就是三十兩銀子嘛，我有辦法！」

金夏一聽她這個話，立即緊緊攥著她手直著急，「妳能有什麼辦法，妳小小年紀的難不成還想去偷去搶啊！妳別鬧了，別再因為我去闖禍了，我真的害怕妳再鬧出什麼事兒，到時候可怎麼辦……」

金夏安撫的拍拍她手，「哎，妳放心，我不鬧、不闖禍就是……銀子的事兒回頭等爹娘想辦法行不，妳趕緊躺下睡，可別再想著做傻事兒了。」

這時候，金大冬夫妻過來了，她們屋裡的動靜還是吵醒了人，他們披著衣裳過來一看房梁上掛著的繩子就都明白了，幾人圍著金夏好一番勸說，她才答應了不再尋短見。

父母走後許久金夏才睡著，金秋本來輕輕的坐起身子準備出去的，可誰知居然聽

見了外頭的雞叫聲……頓時，只能無奈的重新躺下了。
天快亮了，什麼也做不了了，乾脆等今夜再說吧……

家裡出了大事，金大冬和方玉梅都告了假在家裡，一大早剛吃過早飯，金大冬就去找里正，要一起去張家。

然而他去的時候臉色不太好，回來時臉色依舊好不到哪兒去，和方玉梅進屋嘀咕了一會兒出來，看著她們說：「里正出面說和，張家看在里正的面子上，少要五兩，說只要拿出二十五兩銀子醫藥錢，就給和離書。」

金老太太扶著拐杖直歎氣，「他們可真是惡狗狠咬人啊……」

院子裡一時間安靜了下來，只聽見金夏輕輕的啜泣聲，金秋垂著腦袋沒吭聲，反正她已經有主意了，只是要到了晚上才能去實行。

銀子什麼的，在金秋看來完全不是問題，但對於不知內情的其他人，卻是足以壓倒他們的重擔，金大冬和方玉梅進屋翻出了所有的家底，畢竟金元在讀書，花費多，存起來的只有三兩銀子，距離張家要的二十五兩還差太多，昨夜他找完里正直接就去借銀子了，誰知卻一點也沒借來……

兩人都苦著臉沉默不語，許久後，金大冬悶聲發話了，「當初大哥去世，他把房子給了我，我才能娶了妳成了家，如今小夏這般……我絕不能對不起大哥臨終託付……」

聽到丈夫的話，方玉梅低著頭，捂著嘴不让自己哭出聲音來，最終心如刀割的點點頭，「人是小秋打的，禍是小秋闖的，她……她擔著是應該的……」

金大冬紅了眼眶將妻子抱在懷裡，聲音哽咽道：「是我沒用，是我窩囊廢掙不來銀子，是我不好……」

金秋並不知屋裡爹娘都在說什麼，往門外看了一眼，就見外頭張家母子已經來了。他們專門來這裡等著拿銀子，那老婆子還給張同帶了張椅子，手上裹了白布，嘴唇上抹著黑乎乎膏藥的張同，門牙漏風的坐在金家大門外的樹底下，活像受了傷的看門狗。

金秋翻個白眼，坐在院子裡瞧了瞧天上的日頭，眯著眼悠悠道：「兩條癩皮狗……」不久後，方玉梅出來了，朝她招招手，她站起來走過去看著眼眶紅紅的母親，眉頭微皺……看來，這二十五兩銀子，差點把大姊逼死的同時，也把爹娘逼得將要走投無路了。

方玉梅拉著她進屋來，給她梳了梳頭，整理了一下衣裳，對著她笑了笑，摸了摸她腦袋後，輕聲的說：「跟娘出去一趟。」

她點點頭，問了一聲，「去哪兒？」

娘沒有回答她，走在了前頭，她心頭不安地跳了一下，抬腳跟了上去。